

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

明·马蒔 撰

中醫古籍整理叢書



黄帝内经素问 注证发微

明·马 蒔 撰

田代华 主校

杨俊杰 董新亭 马秀华
朱世杰 张荣利 樊 冰 点校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点校本/明·马蒔撰；田代华主校。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

(中医古籍整理丛书)

ISBN 7-117-02750-9

I. 黄… II. ①马… ②田… III. 素问-注释 IV. R2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3319 号

2/108/24

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

明·马蒔撰

田代华主校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78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群园 3 区 3 号楼)

三河市富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32 开本 22 $\frac{3}{8}$ 印张 615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3 000

ISBN 7-117-02750-9/R·2751 定价：35.50 元

(凡属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内 容 提 要

《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为明代医家马蒔撰著。马蒔，字仲化，号玄台子（后因避清圣祖玄烨讳，亦称元台），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幼年从儒，因身患弱疾更医，穷研经典，素娴临床，名闻遐迩。

《素问》是我国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文辞古奥，医理深邃，虽经杨上善、王冰、林亿等整理注解，仍难融会贯通，故马蒔“殚精研虑，寒暑屡更”，用了三年的时间，按原文次序分篇分节对《素问》进行了全面注释，著成《素问注证发微》一书。该书分《素问》为九卷，不仅在注释篇名、解释病名、申明字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同时通过《素》《灵》互证、归类条文、综合各家等方式，在剖析医理方面有许多超越前人的见解，成为学习《内经》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受到后世医家的推崇。

本次整理，以明·万历十四年丙戌（1586年）初刊本为底本，以历代主要版本及本书所引各书为校本，进行了精细校勘与训释，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出版者的话

在浩如烟海的古医籍中，保存了中国医药学精湛的医学理论和丰富的临证经验。为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过去，我社影印、排印出版了一批古医籍，以应急需。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古医整理的指示精神，以及卫生部一九八二年制定的《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要求，今后，我社将经过中医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在最佳版本基础上整理的古医籍，做到有计划、有系统地陆续出版，以满足广大读者和中医药人员的需要。

这次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力求保持原书原貌，并注意吸收中医文史研究的新发现、新考证；有些医籍经过整理后，可反映出当代学术研究的水平。然而，历代中医古籍所涉及的内容是极其广博的，所跨越的年代也是极其久远的。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有些医籍夹杂一些不当之说，或迷信色彩，或现代科学尚不能解释的内容等，希望读者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正确对待，认真研究，从中吸取精华，以推动中医学术的进一步发展。

人民卫生出版社

点校说明

《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为明代著名医家马蒔撰著。马蒔，字仲化，号玄台子（后因避清圣祖玄烨讳，亦称元台），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约生活于15~16世纪，其生平已不可详考。据本书王元序称：“马子少游诸生间，又蹶场屋，患弱疾，从季父刺史白峰命更医，医更精也，名盖籍籍闻诸侯矣。”《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章宪文序云：“马君初为于越诸生有声，一旦弃诸生工医，……环诵则绌为之憊，覃思则髯为之枯，含毫则研为之穴，杀青则囊为之涩，传写则纸为之贵。……盖十年而经注成，经注成名日益广，业日益精。”又云：“马君固为名医，经注成名益彰，海内人氏慕上池之术者，即穷山深谷，靡不奔走马君矣。”据此，可知马蒔青年时期先以儒学为业，致力于功名，因科场失利，又加身患弱疾，乃弃儒学医，由于刻苦攻读古代医著，使医业日益精深，成为当时名闻遐迩的医学家。其主要著作有：《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以下简称《素问发微》）九卷、《黄帝灵枢注证发微》（以下简称《灵枢发微》）九卷。另据《中国医籍考》载，马蒔还著有《难经正义》九卷（《灵枢发微》章宪文序称《难经注》）、《脉诀正义》三卷，然未见流传。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它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医学成就，创立了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基础，成为后世学医必读之书。但由于文辞古朴，言简义奥，加之年湮代革，历经传抄翻刻，不仅难以理解，且有许多脱误衍倒之处，以致给学者带来不便。为此，历代整理研究《内经》者不乏其人。以《素问》为例，梁代全元起曾著《素问训解》，为之训释；唐人杨上善撰《黄帝内经太素》，将《素问》与《灵枢》内容重新分类，并为注释；唐宝应中，王冰鉴于《素问》“世本纰缪，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悬隔”，于是将其内容分合增删，整理次注，成为流传后世的

惟一全释本；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国家成立校正医书局，林亿等又对王冰注本进行了全面校勘与补注，才使《素问》成为定本。再以《灵枢》为例，该书在宋以前时隐时现，至宋初已流传不广。北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高丽国遣黄宗慤来献《黄帝针经》”（即《灵枢》，见《宋史·高丽国传》），元祐八年（1093年），“诏颁高丽所献《黄帝针经》于天下”（见《宋史·哲宗本纪》），此书始得广布于世。后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锦官史崧又校正家藏旧本《灵枢》，然只增修音释于卷末，并未对该书进行全面注解。至明代，全元起《素问训解》已经亡佚，杨上善《太素》国内亦已罕见。马蒔通过研读《内经》，感到《素问》王冰注“随句解释，逢疑则默，章节不分，前后混淆”，“宋嘉祐年间，勅高保衡等校正深有裨于王氏，但仍分二十四卷，甚失神圣之义”，又“独念《灵枢》自古无注”，故“殚精研虑，寒暑屡更”，历经十余年，著成《素问发微》、《灵枢发微》各九卷，成为按原文次序、分篇分节全注《内经》的第一家。

《素问发微》与《灵枢发微》成书后，由天宝堂同时初刊于明·万历十四年丙戌（1586年）（简称天宝堂本），刊行后受到医家的普遍重视，曾多次翻刻，流传颇广。现存《素问发微》的版本不下十余种，其主要版本，除天宝堂本外，尚有：日·宽永五年（1628年）武村市兵卫重刻本（简称日·宽永本），清·嘉庆十年乙丑（1805年）古歙鲍氏慎余堂刻本（简称嘉庆本），清·光绪五年乙卯（1879年）善成堂据太医院藏板刻本（简称善成堂本），清·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年）邱氏文富堂刻本（简称文富堂本），清·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简称锦章书局本）等。另外，尚有马元台、张隐庵《黄帝内经素问合纂》本（简称张马合注本），《医部全录·医经注释上》亦引用了本书的注释。

马蒔对《素问》的注释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注释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对《素问》篇名进行注解，开注释《素问》篇名之先河。如释《上古天真论》云：“内言上古之人，在上者自然知道，在下者从教以合于道，皆能度百岁乃去。惟真人寿同天地，正以其全

天真故也，故名篇。”可谓言简意赅，提纲挈领，符合篇名本义。

二是按原文次序，分篇分节，逐句诠释，发微良多。马蒔先分《素问》为九卷，每卷九篇，以合古经篇卷之数；再将每篇原文分为若干节段，逐句加以详释。如将《四气调神大论》原文分为八节，前四节分别释春、夏、秋、冬四时养生之法，然后依次释天地升降之妙、逆四时之病、圣人善养之道及治未病之理。可谓条理清晰，一目了然。在注释原文时，则先总述段落大意，然后释词解句，发微医理。如释《上古天真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一节云：“此言上古之人所以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非但以其时世之异，实由于人事之得也。道，大道也，天地万物之所同具也。以此道而修之于身，则谓之修养之道。修道而有得于心，则又谓之德。术数者，修养之法也。上古之人，为圣人而在上者，能知此大道而修之，法天地之阴阳，调人事之术数，饮食则有节，起居则有常，而不妄作劳，故有此形，则有此神，而尽终其天年，越百年乃去也。”其他篇节注释亦多类此而详悉。

三是释词解病，旁征博引，音义并举。马蒔在注释字词及病名时，多分两种情况处理。一在原文后，书以小字，以注音为主。如《生气通天论》“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一节，原文后注云：“菴，音郁。《诗·小弁》有‘菴者柳’，亦注为郁。沮，子鱼切。瘞，作和反。痲，方味反。高，当作膏。梁，当作粱。丁，后世作疔。皴，织加反。”二在释文中，以释词解病为主。仍以此节为例，释文云：“此又言阳气不固者，有为厥、为胀、为偏枯、为痲痺、为大丁、为皴瘞诸证也。阳气者贵于清静，若大怒而不清静，则形气经络阻绝不通，而血积于心胸之间，使人依薄下上而厥逆矣。……人当汗出之时，或左或右一偏阻塞而无汗，则无汗之半身他日必有偏枯之患，所谓半身不遂者是也。又人当汗出之时，玄府未闭，乃受水湿，则阳气方泄，寒水制之，热郁皮内，湿邪凝结，遂为痲痺。痲则较痺为大，其形类疔；痺则较瘞为小，即所谓风癰是也。又人有嗜用膏粱美味者，肥厚内热，其变饶生大疔。足之为言饶也，非手足之足。……又人于劳苦汗出之时，当风取凉，使寒气薄于玄府之中，始则为皴，俗云粉刺；郁久则为瘞，较

鼓则稍大矣。凡若此者，皆阳气不固使然也。”于释文中兼挟释词解病，不失原文本义，又可省却繁词，实亦注书之良法。

四是征引《灵枢》经文，以佐证《素问》之义，启《素》《灵》互证之肇端。马蒔素嫻针灸，对《灵枢》深有研究，故在注释《素问》时，能全面征引《灵枢》经文，使《素问》之义更加明确。如《气穴论》：“大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马蒔释云：“大禁二十五者，即五里穴，肘上三寸行向里，大脉中央，属手阳明大肠经。《灵枢·本输篇》云：‘尺动脉在五里，五腧之禁也。’《灵枢·玉版论》云：‘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脏之气尽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输矣。’盖言针之二十五次而腧气尽，其人必死，故大禁刺五，非穴有二十五也。”可见马蒔在《素》《灵》互证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五是广泛征引前人著作，综合各家，不偏执一家之言。据不完全统计，《素问发微》引书 30 余种，除大量引用王冰注及新校正补注外，凡明代以前的重要医籍，如《难经》、《伤寒论》、《金匱要略》、《脉经》、《甲乙经》、《病源》、《千金》、《三因方》、金元医家著作、明初《袖珍方》、《医学纲目》等，均有引用，而经籍中的《诗经》、《易经》、《礼记》、《尚书》、《左氏春秋》等十三经，史籍中的《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早期史籍，亦在马蒔征引之列。如释《阴阳别论》“二阳结谓之消”云：“二阳者，足阳明胃也。胃中热盛，津液枯涸，水谷即消，谓之曰消。”然后以小字注文形式，历举《素》、《灵》及历代有关上、中、下三消之论，对消渴证作了全面阐述，最后结合自己的认识得出结论。注云：“按此篇止谓曰消，至《脉要精微论》有‘瘵成为消中’，《奇病论》有‘转为消渴’，《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本经《通评虚实论》皆曰‘消瘵’，《气厥论》有‘肺消’、‘膈消’，种种不同，须知参以后世三消之说，则知五脏皆有消瘵之证，其间各有所指。上消者，一名高消，一名膈消，《病机》云：‘上消者肺也，多饮水而少食，大便如常，小便清利，知其燥在上焦也，治宜流湿以润其燥。’又云：‘高消者，舌上赤裂，大渴引饮。’刘河间曰：‘饮水多而小便多者，名曰消渴。’盖指上消而言。陈无择云：‘消渴

属心，故烦心，致心火散漫，渴而欲饮，诸脉软散，皆气实血虚也。’亦指上消而言。今按《素问·气厥论》有云：‘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有‘心脉微小为消瘴’，又有‘肺脉微小为消瘴’。此正上消之义，还兼心肺为是，非独肺也。东垣曰：‘膈消者，以白虎加人参汤治之。’”后注“中消”、“下消”同此例。可见马蒔注释《素问》，是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提出个人见解的，故能做到全面而中肯。

六是归类《素问》条文，前后互证，以阐发奥理。马蒔虽按原文次序注释《素问》，但遇有前后条文医理相关者，则归类一处加以讨论，以使后学者前后联系，加深理解。如《玉版论要篇》：“《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马蒔释云：“一者何也？以人之有神也。前篇《移精变气论》有‘得神者昌’，《汤液醪醴论》有‘神去之则病不愈’，《八正神明论》有‘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慎养’，《上古天真论》有‘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则知神者，人之主也，有此神而运转于五脏，必不至有所回。回者，却行而不能前也。设有所回，必不能运转矣，此乃自失其机也。是可见机在于神，要在于机。”可谓全面而详尽。

七是密切联系临床，不尚空论。马蒔医术高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因而在注释《素问》时，多能结合临床阐发医理，或对治疗方法加以补充，这在针灸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刺志论》：“夫实者气入也，虚者气出也；气实者热也，气虚者寒也；入实者左手开针孔也，入虚者左手闭针孔也。”马蒔释云：“夫所谓实者，邪气之入而实也，非真实也。夫所谓虚者，正气之出而虚也，乃真虚也。邪实者其体必热，气虚者其体必寒，寒热之间虚实括矣。……大凡用针之法，右手持针，左手掐穴。及其入针泻实之时，则左手掐穴，开针孔以泻之；及其去针补虚之时，则左手闭穴，闭针孔以补之。先治伪实而后补真虚，此要法也。然则今之用药者，亦惟泻实补虚如针法耳，孰谓理之不可类推哉？”又如在《水热穴论》的注释中，除征引《素》《灵》及历代医家对“风水”的论述外，其对治疗风水的方法，则指出：“后世只知水

肿，不知有风水之义，但知利水而不用风药，此朱丹溪治水肿法诚有未全，后世承而用之，致人夭亡者不知几千万人。如果审得周身浮肿，色黑或白，不黄，目下肿亮，肤如脂泽，信为风水之证也。用羌活以入膀胱，独活以入肾，防风行四肢，苍术发表胜湿，干葛、白芷入阳明，柴胡和解表里，甚则用十二经引经药，无不应手而愈。”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直到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八是对《素问》原文及王冰注、新校正补注之错误，进行了大胆地校勘与驳正。如《阴阳别论》：“死阴之属，不过三日而死；生阳之属，不过四日而死。”马蒔注云：“四日而死之死，全元起作四日而已者，通详上下文义，作死者非。”又如《六节脏象论》：“未至而至，此为太过，则薄所不胜，而乘所胜也，命曰气淫。不分邪僻内生，工不能禁。至而不至，此谓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胜薄之也，命曰气迫。所谓求其至者，气至之时也，谨候其时，气可与期，失时反候，五治不分，邪僻内生，工不能禁也。”马蒔注云：“气淫已下，有‘不分邪僻内生，工不能禁’十字，乃末三句之乱，重复入此。”以上是校勘《素问》的讹误。又如《阴阳应象大论》：“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王冰注云：“观其复载而万物之上下可见矣。”马蒔则释云：“上下者，每岁司天为天，在泉为地，而为万物之上下也。”并以小字注曰：“按《五运行大论》岐伯分明以司天在泉为说，王注以天复地载解之者浅。”又《阴阳别论》：“二阳之病发心脾，……死不治。”马蒔注云：“按此与下二节，言二阳一阳三阳发病，王注每节兼手足经为解，今据三阳证候，全是足太阳膀胱经，与手太阳小肠经无涉；其一阳亦是足少阳胆经，与手少阳三焦经无涉；然则二阳亦是足阳明胃经，与手阳明大肠经无涉也。”又《六微旨大论》：“帝曰：愿闻地理之应六节气位何如？……积盈百刻而成日也。”一节，马蒔于释文最后指出：“其所极所承者，自常变和乖之不齐，则其应见者，有正化兼化胜复及微甚灾祥之各异，王氏、林氏不分变化，释变化为变气，……皆不思之过也。”以上是对王冰注和林亿新校正补注的驳正。可见马蒔对《素问》原文和前人的注解是作了认真

考证的。

九是以图表形式阐释运气学说，明了直观，便于理解。马蒔对运气学说下了很大的功夫，不仅熟读前人对《素问》七篇大论的注释，而且遍览明代以前和当代有关运气的著作，并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绘制了 76 幅图表，归纳运气理论于图表之中，明了直观，对于理解《素问》七篇大论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后世医家纷纷习用，掀起了研究运气学说的热潮。同时，马蒔指出：“（运气）有定纪之年辰与无定纪之胜复相错常变，今独求年辰之常，不求胜复之变，岂得运气之旨哉？”又曰：“病不如当年运气，看与何年运气同，便向某年求活法。”一改前人对运气学说的生搬硬套，使运气学说变得切合实用，这对运气学说的研究确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总之，马蒔作为系统注释《素问》的医家，通过《素》、《灵》互证、综合各家、归类条文等形式，对《素问》奥理颇多发挥，做出了重要贡献。清人鲍淑芳在《素问发微弁言》中说：“（前人）注《素问》而不及《灵枢》，释《灵枢》而不及《素问》，于二书不无偏废之弊。有明马元台先生《注证发微》，分《灵枢》《素问》各九卷，复还旧观，合二书详加论注，参互贯穿，洵足阐发《内经》微旨，而为黄帝功臣。”明人冯行可《素问发微序》亦指出：“马君玄台，博综玄讨，越有年所，恍若悟神圣而有得，乃缘类为章，厘为九卷，而运气图系焉。将以察天道而审人官也，迹其注以明义，释以宣隐，盖章章渊懿矣。古作者所为嘘吸鬼神，推迁造化者，如揭日月而中天，匪君其畴成之？世之考镜者，缘斯以窥神明之蕴，上焉者生生以寿天下，下焉者生生以尊其生，孰非君为之嚆矢哉！”对马蒔注《素问》均做出了肯定的评价。

当然，马蒔对《素问》的注释也有某些不足之处，甚至有理解错误。如释《平人气象论》“妇人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也”一节，认为手少阴脉乃指寸口寸部脉，并说左手寸部脉动甚为妊男子，右手寸部脉动甚为妊女子，似与经文不合。又如注释《素问遗篇·刺法论》，竟引用了某些针灸咒语，而与医学相违。同时，

在征引前代医家论述时亦多所指责，而又非全是。故后世医家对马蒔《素问发微》也有不少批评。如清代汪昂说：“舛谬颇多，又有随文敷衍。”《四库全书提要》亦云：“于前人著述多所訾议，过矣。”

但纵观马蒔《素问发微》全书，其注释确有许多超越前人的见解，其不足乃是历史条件所限，绝不能因其有误而抹杀其在注释《素问》中的贡献。

本次点校，以明·万历十四年丙戌天宝堂初刻本为底本，该本前有同年秋日华亭人冯行可《素问发微序》及同年冬十月山阴古林人王元《素问发微序》各一篇，简要介绍了马蒔的生平及对《素问》注释的贡献。因其为初刻，错误较少，故为底本。书中王元序原缺，今据日·宽永本补入。又书中尚有部分脱页，则据嘉庆本补之。

又考日·宽永本，系据天宝堂复刻本，书中文字与天宝堂本无大差异；嘉庆本则对原书部分错字作了校正；而善成堂本、文富堂本及张马合注本则与嘉庆本大同；《医部全录》所引本书内容，虽对原书注释作了删节，但所保留的内容却与天宝堂本合，且改正了部分错字。据此，本次点校，乃选用嘉庆本作为主校本，以宣统二年（1910年）医学公会石印张马合注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铅印《医部全录》所引本书内容作为参校本。他校本则主要选用：《黄帝内经素问》（简称《素问》，人民卫生出版社据明·顾从德本校勘本；《灵枢经》（简称《灵枢》，人民卫生出版社据明·赵府居敬堂本校勘本。对于书中所引其他医学古籍内容，则据通行本或《四库全书》本加以校勘。凡书中引用经史诸书之文，则据《十三经注疏》及《二十五史》校勘之。

本书的点校，主要按下列方法处理：

一、采用现代标点方法，对原书进行重新句读，并由竖排改为横排。

二、凡原书中的繁体字，均改为规范简化字。而对注文中提及的繁体字，则原文中仍予保留。

三、凡底本中因写刻致误的明显错别字，如己、已写作巳，戊

写作成，商写作商等，予以迳改，不出校语。

四、凡底本与校本互异，若显系底本脱误衍倒者，予以勘正，并出校注明据补、据改、据删、乙正之版本、书名或理由；若难以判定孰是孰非，或两义均通者，出校并存，或酌情表示倾向性意见；若属一般性虚词，或义引、节引他书而无损文义者，或底本不误而显系校本讹误者，一般不予处理；凡底本中的大字误作小字，或小字误作大字者，则据文义、文例或校本予以勘正，并出校注明；凡底本与校本虽同，但对原书文字仍疑其有误者，不妄改，只出校注明疑误、疑脱、疑衍、疑倒之处，或结合理校判定是非。

五、对书中常用的部分通假字、异体字和古今字，拟作如下处理：脏腑与藏府，以脏腑律之；泻与写，以泻律之；惟与唯，以惟律之；眊与眊，以眊律之；大作太，以大律之；丘墟与丘虚、坵墟，以丘墟律之；伏兔与伏菟，以伏兔律之。又鬲与隔、膈，原文中保留原字，释文中随文义以隔、膈律之；支与肢、王与旺、蓄与畜、俞与膺、输，亦原文中保留原字，释文中则据文义分别书之。以上均不出校。

六、除个别冷僻字词、典故，因马莒未作交待而加以注释外，一般不作注释，更不作医理发挥。凡注释之字词，则均出书证。

七、因马莒的注释是按《素问》原编次而作，书中篇目与《素问》相同，故本次点校，凡《素问》与本书篇目相同者，出校时只写《素问》；凡与本书篇目不同者，则同时注出《素问》篇名。其他所引他校书，如《灵枢》、《太素》等，则均出示篇名或卷次。

在本书的整理过程中，得到了山东省教委科研处及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办公室的大力资助，在此谨表谢意。另外，在工作中还得到了辽宁中医学院薛凤奎教授的支持，一并致谢。

由于本人水平所限，疏漏之处不无有之，还望同仁批评指正。

田代华

一九九五年于济南

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序

余览睹黄帝书，而知医之通天地四时五行也，非天下之至神熟与焉。夫人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为五脏六腑，为二十七气三百六十五会，总之以无间入有间，微渺荒忽不可循也。矧之虚实以质异，情性以因感，风气以变生，其窳殊矣。非悬悟神解，与道合真，参伍于消息盈虚之数，而徒假汤液湔浣铤石扞熨之生，道不逾远乎？旨晦言湮，则以学人不达作者之意，务蠡测而阐幽之义舛也。大都《黄帝内经》素问、灵枢诸篇，皆以九为数，因而九之，其数八十一，则黄钟所由起也。盖黄钟为天地之中数，阳之生生不息始基于此，圣人以之吹律应气，而天地沍合，蛰虫昭苏，煦妪复育，以立万物之命，则中之为也。夫医，生道也。阳，生理也。九九者，生之数也。化不闾而民不札，则天人之道归焉矣。窃怪后之剖绎其义者人人殊，自用者以决裂为真詮，鹵莽者以標猎为宗旨，妄意牵合，而謬迷千里，圣人之精意，天地之大德，将安寄也？此仁人之所隐也。马君玄台，博综玄讨，越有年所，恍若悟神圣而有得，乃缘类为章，厘为九卷，而运气图系焉。将以察天道而审人官也，迹其注以明义，释以宣隐，盖章章渊懿矣。古作者所为嘘吸鬼神，推迁造化者，如揭日月而中天，匪君其畴成之？世之考镜者，缘斯以窥神明之蕴，上焉者生生以寿天下，下焉者生生以尊其生，孰非君为之嚆矢哉！然君恒以此得忌，因瑕疵之。太史公之传仓扁，不曰“女无美恶，入宫见妬”乎？仓扁故自不朽也。君能为仓扁，悦亦有为太史公之言者。

时万历丙戌秋日华亭林下人冯行可书于不染斋

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序

《内经素问注证发微》者，吾甥马子所撰也。《内经》昉于轩辕，业青囊者靡不祖述之，而传注未明，辄举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说而弁髦之，自谓奴仆长桑，衙官和扁，至叩以经络、营卫、关格、司天在泉南北政诸义，则束手退矣。嗟乎！《内经》与十三经并垂于世，假令今世学士大夫不得十三经注疏，而欲持管窥蠡测之见，扬榷圣谟，以谁信之？而又奚裨于世用？且也《内经》之生全民命，其功不啻如十三经之启植民心，而恶可无注证以表章之？我国家内设太医院，外设惠民局，圣祖之所以寿国脉，寿元元者，意至殷重也。而《内经》一书，自唐王冰注后，卒寥寥无闻，余尝渔猎方书，得《内经》读之，恨其无注，暨得冰所注读之，而复恨其注之未详，未尝不掩卷叹也。吾甥马子少游诸生间，又蹶场屋，患弱疾，从季父刺史白峰命更医，医更精也，名盖藉藉闻诸侯矣。独慨轩辕之旨不能炳如日星，判若淄渑，而按方泥经之失，每每忌本根而攻枝叶，以致失于膏肓，干天地之和，为害匪小，遂研精覃思，旁引曲喻，积有岁月，爰成斯编。其与经络营卫、关格脉体、司天在泉南北政诸义了然掌上，而按方泥经之夫赖以指南。异日者，圣天子诏求海内异书，以备石室之藏，则此书之大有功于民生，称不朽业无疑矣。余惜其不能及之久远也，乃命工锓梓，以广其传，并为之序，以弁其首云。

时大明万历十四年冬十月吉旦赐进士第嘉议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前奉勅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巡抚应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山阴古林王元敬书